

天下归元

著

风过，听得呢喃。
人生，不过一场是非之欢。

DI
HUANG

《凰权》《扶摇》作者
天下归元

恢弘大气的古言力作震撼人心的六宫传奇
倾情创作新序 无删节珍藏版

天下归元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平 底

天下归元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 HUA ZHOU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帝凰 / 天下归元著.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8.7

ISBN 978-7-5500-2672-8

I. ①帝… II. ①天…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23696 号

帝凰

DI HUANG

天下归元 著

出 版 人 姚雪雪
责任编辑 杨 旭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I 期 A 座 20 楼
邮 编 3300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开 本 700mm × 980mm 1/16
印 张 20
版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35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00-2672-8
定 价 42.00 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8-66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发行电话 0791-86895108

网 址 <http://www.bhzwy.com>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 010-82069336

序



上一次写《帝凰》的序，似乎还是七年前。

一晃七年。七年前写序时的心情似乎还在，似乎还记得那夜月光浮沉，夜云如絮，窗前一抹静静的白，电脑的光亮得安详。

彼时还是矫情的年纪，自认为已历沧桑，一笔文字向华美而去，向深沉而行，娓娓絮絮，都是心情。

还记得当年父亲看过《帝凰》的序，说过一句：此等文字，我不能。

当时沾沾自喜，以为才华震住了能写一手好文的老爹，很多年后，忽然明白了这句话的意思。

因为七年之后，那样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文字，我也不能了。

因为七年之后，当年曾以为的刻骨铭心的疼痛和黑暗，在如今更为复杂凌厉而又温暖深沉的人生里，似乎已经显得过于荏弱单薄。

年少时的美是时光粉饰过的，年少时的痛是青春篡改过的。

记忆是世间最虚妄的东西，是山巅的浮雪、花下的露，白日的喧嚣初初亮起，便化去无声。

七年之后我是另外一个人，在浮世行走，肩负更多的责任，习惯了纷扰和陷阱，淡化了苦痛与曾经，写过的所有文字都留下了痕迹，唯独忘却了当年的心情。

为什么要写被所有人爱及被所有人背弃的秦长歌？

为什么要将坚执诚挚如雪如玉的非欢永堕深海？

为什么要令炽烈如火纯净如水的萧玦做出最决绝最不可思议的背叛？

为什么要有那么多的分离，那么多的无奈，到得最后给出一个似乎温暖的结局，留给读者心深处的却依旧是一片孤冷苍凉？

一个重生复仇的故事，走的是套路，套住人心永恒空缺与惆怅处。

这些问题在第一个序里似乎已经有了答案，但是很多年之后，我告诉我自己，这个故事本身就不是暗黑的。



它的真正名字，叫做希望。

希望行至穷处见云起，希望走到绝路可逢生，希望苍天之上有神明，希望厚土之下无冤骨，希望我所在乎的那些人，遭遇这世间再多冷漠背叛伤害无奈，再回头还能爱，与被爱。

因为我知道我已不可以。

七年前暗夜之色般的《帝凰》，是当时的心情写照，然而如今终于明白，能用文字抒发出来的，从来都不是真正的悲哀。

多年之后回归平静，起伏不休的波澜也不能涂染属于自己的心幕，因为浓至深处为无色，只为不让世人看清。

所以希望还能有别人，那些我所在乎的人，享有世间最纯粹的爱与欢喜。

也许每个写作者，内心都是苦痛的，因为那些情根深种的文字，在触动和击中读者之前，必须先击中自己。

像射出一支呼啸的箭，先被细弦割伤。

《帝凰》击中我的是背叛，《扶摇》击中我的是放弃，《凰权》击中我的是割裂，而整个“天定风流”系列，无论是欢脱还是沉重，都不能摆脱深藏在字里行间的无奈和别离。

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

人间诸苦。

况味至深。

一眨眼，停笔已近三年。

以至于一开始都忘记了序应该怎么写。

或者序本身也没有一定之规，不过是在恰当的时候，寻着恰当的时机，和恰当的人，说几句也许不那么恰当的话。

比如为何停笔，比如为何还不拾起笔。

明面上的理由，自然是步入了新阶段，需要时间适应和改变。然而内心深处，知道并不完全是这样的。

如果说开始写作是新鲜，后来是为了证明自己，再后来是为了不负

读者，再再后来……我跋涉过暗藏荆棘的鲜花丛，看见不远处崖岸覆满霜雪，抵达那里似乎只需要刹那，然而在此之前，我需要抛却爱憎，抹灭个性，学会妥协，服从规则。

学会接受所有我不喜欢的一切。

于是倦意便涌来。

像远远看见一地的落叶，便提前触及了秋霜的凉，便纵那叶红似火，也不过是眼前一抹不洁的血。

简单地说，便是累了。

明明是最干净纯粹的事，却要在最复杂冷酷的环境中挣扎，世人只看见一步步走向高处的风光荣盛，不能见垂落的剑尖灼痕殷殷。

不如怀抱娇儿，看庭前花开花落，一瓣一叶生衰复始，都是属于天时与自然的枯荣。

最后，还是要回到《帝凰》，这是属于她的时刻，我唯一的一个悬疑深黑的故事，她从我一向致力营造的宏大光明背景中徐徐走出，格格不入而又血肉相契。

解开染满血和烟的外袍，内里依旧玲珑洁白。深海里捧出的明珠，不够圆润完美，却倒映一段最应铭记的时光。

也许以后我还会有更好的故事，也许不会有。我还在写作，却又每一刻都希望脱离写作，如歌者想唱响为世界聆听的音符，我想要拥有真正写满心声的文字，为更广阔的人群看见，就像秦长歌，重来一回，依旧是她，却已超越原先的她。

又或者安静地接受一切变迁，留在原地，怀拥我曾经感动过一群人的故事，终于可以超脱地看一眼对岸——

这时节葳蕤盛大，满目繁华，热闹至浮夸。

何地可留一处，见杨柳春枝，秋江月明，一曲长歌迢迢云深，催开满庭花。

天下归元

2018.5.19



目录

卷一·涅槃卷

	第十一章	迷局	028
	第十二章	离火	030
序幕	灵元	002	
	第十三章	翠微	032
第二章	西梁	007	
	第十四章	奉茶	034
第三章	明霜	009	
	第十五章	相见	036
第四章	玲珑	011	
	第十六章	华严	038
第五章	夜妆	013	
	第十七章	宫杀	041
第六章	双靛	016	
	第十八章	挑灯	049
第七章	千绝	017	
	第十九章	红衣	052
第八章	萧玦	020	
	第二十章	藩王	054
第九章	夜探	022	
	第二十一章	觅香	057
第十章	死因	026	
	第二十二章	萧溶	059

第二十三章	鳳盟	062	第三十五章	暗箭	097
第二十四章	鳳令	065	第三十六章	神后	098
第二十五章	烈焰	067	第三十七章	唇语	101
第二十六章	红羽	070	第三十八章	双绝	103
第二十七章	梦会	072	第三十九章	阴杀	106
第二十八章	素玄	076	第四十章	负罪	109
第二十九章	回首	080	第四十一章	梦魇	111
第三十章	惊破	081	第四十二章	『弑父』	114
第三十一章	皇商	084	第四十三章	旖旎	117
第三十二章	惊驾	087	第四十四章	夜游	120
第三十三章	剑仙	090	第四十五章	尸油	124
第三十四章	伤疤	094	第四十六章	竞杀	127





第四十七章	活命	129	第五十九章	豪祭	159
第四十八章	相逼	133	第六十章	艳光	161
第四十九章	反胁	135	第六十一章	灵徊	163
第五十章	碎刀	137	第六十二章	出殓	166
第五十一章	争骨	140	第六十三章	暗桩	172
第五十二章	金弩	142	第六十四章	溯源	174
第五十三章	深局	145	第六十五章	赵王	177
第五十四章	路引	147	第六十六章	线头	179
第五十五章	饮雪	149	第六十七章	密信	182
第五十六章	神女	152	第六十八章	伏杀	185
第五十七章	遥望	154	第六十九章	赠春	187
第五十八章	旧恨	156	第七十章	惊心	191



第七十一章	路遇	194
第七十二章	『改嫁』	197
第七十三章	窥兔	200
第七十四章	巧解	203
第七十五章	醉心	205
第七十六章	夜约	209
第七十七章	金虺	213
第七十八章	父子	217
第七十九章	沉冤	222
第八十章	自戕	229
第八十一章	读心	235
第八十二章	遇险	244
第八十三章	蛊杀	251
第八十四章	惊遇	259
第八十五章	谋国	267
第八十六章	珈蓝	275
第八十七章	圣寿	282
第八十八章	寿礼	289
第八十九章	危机	295
第九十章	疯子	300
第九十一章	试探	306





涅槃卷 | 卷一





序 幕

灵元

秦长歌面带微笑，负手而立，俯视着黑暗中沉默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的女子们。

她身后，一脸敢怒不敢言神情的鬼使做龇牙咧嘴状盯着秦长歌背影恨恨，却在她无意中微微转头的动作下，吓得立即立正站好做恭谨状。

脸翻得比书还快。

偷偷抹一把汗，鬼使近乎崩溃地怨念，为什么今日偏偏是自己轮值？轮值也就罢了，为什么偏偏要路过阎罗殿门前，路过阎罗殿门前也就罢了，为什么偏偏要被这女煞星看见，被看见也就罢了，为什么偏偏碰到她老人家被阎罗劝得心动了，愿意投胎！

然后，他就万分荣幸地、无比光彩地、痛彻心扉地、心惊胆战地，被眉开眼笑的阎罗抓了来，送这位姑奶奶去人间。

他含泪跟着秦长歌走的时候，眼角瞅见判官们击掌欢庆，颠颠地说要去寻人间那叫烟花之类的玩意儿，以表由衷庆祝，顺便去去近日的晦气。

瘟神终于走了！

鬼使再抹一把汗……瘟神，哦不，秦长歌秦大小姐，九重天帝之妹灵元上仙的历劫凡身，据说在天界就是个冷血腹黑的人物，除了天帝，见了她不绕墙走的人物，很少。

她老人家待腻了天庭，便自作主张要下凡历劫，这本也是仙家常事，下了也就下了，天帝特意嘱咐司命星君给上仙安排个富贵悠游的命，让她老人家在人间混个饱食终日的几十载，也就罢了。

结果司命星君造命的那天晚上，吃多了仙丘桃林新出品的桃子消化不良拉肚子，星君家那位看多了穿越、玄幻、架空小说并因此引发对写作的无限兴趣的宝贝

儿子，跑来大笔一挥，硬生生把个普通贵族女子的命改成了集狗血之大成的架空穿越小说，内容包括情仇，凶杀，倾轧，陷阱，宫斗，天下，战争，江湖，阴谋，俊男，美女，间谍与被反间，扑倒与被扑倒……

还硬生生折腾灵元上仙从古代穿现代、从现代穿古代，穿了好几次……

是谁说，穿啊穿啊地就习惯了的？

拖出来乱棍打死！

鬼使磨牙……

司命家孽子改了命谱的直接恶果便是害苦了地府，每次上仙穿死了回地府等候再穿时，她老人家都会把被司命家贼小子戏耍的怒气直接发泄在十殿阎罗身上，喝要喝人间法国依云矿泉水、吃要吃王母瑶池蟠桃干，千辛万苦搜罗来了，她老人家却又没兴趣了，用麻袋装了，命小鬼背到奈何桥，说是阎王赐给孟婆煮汤，尝试新品种的依云桃干孟婆汤，口味好的话，不妨申请个专利。

结果那段时间，喝了新产品的投生幽魂们，有的对前生记忆发生混乱，误以为自己能看见过去、未来，干起了神棍、巫师之类很有前途的职业，结果导致无辜枉死幽魂增加，地府爆满；有的念念不忘前生富贵，采取诸如投井、上吊、割脉、嗑药之类很有潜力的自杀方式，又回来了。

登记造册的小鬼，连日连夜加班，写折了一百支狼毫笔，写断了好不容易辛苦蓄长的十寸美艳鬼爪，写得热泪涟涟叫苦连天，最后实在忍耐不得，举旗排队至阎罗殿前静坐请愿，要求加薪，休假，提高鬼工福利待遇，从优待鬼，劳逸结合……

十殿阎罗坐在宝座上手指乱抖……令人发指啊啊啊，求告无门啊啊啊……

可怜阎罗们，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有几个直接有壮年谢顶之虞。

好在，这是穿最后一次了，此番再次穿回古代，了却前生恩仇，玉簪花开，荼蘼花谢，宝殿金盞血如雪，谈笑烟尘音容绝。

……

秦长歌微笑回过头来：“这批宫女，都是必死之命吗？”

鬼使赶紧回神，毕恭毕敬地翻翻命谱：“是的，这几个宫女都是柔妃宫里的，柔妃为了争宠，无意犯了忌讳，触怒了皇帝，柔妃一气之下，命令将当时在眼前的所有宫女一顿好打，然后关了黑屋子，现在，她们都已奄奄一息，很快，就会死得不能再死了。”

秦长歌似笑非笑看了鬼使一眼：“死得不能再死的东西，好像是鬼使阁下你。”

呃……

委屈兮兮地看着秦长歌，鬼使惴惴不安……上仙心情好像不好？灵元生气了，后果很严重！

想了想，凑过来，鬼使凑过来：“那个……上仙……”

“嗯？”

“小使有些东西……不知道上仙有没有兴趣一观？”

“哦？”秦长歌俯身看着一个宫女，漫不经心问，“精彩吗？有用吗？不精彩、没用处的不要拿来浪费我时间。”

……

叹气、含泪，鬼使干脆啥也不说了，鬼爪一划。

眼前景物忽地一变。

巍巍高城，猎猎旌旗，兵锋如林，万军待发。

一片僵窒沉凝气氛。

却有一骑飞蹄，越人海而至。

红马其色如火，风般自万军中驰来，马上白衣女子，披风飞卷，犹如钉子般直立马背之上，远远望去，犹如日光下乘仙驹降临世间的神女。

将至阵前，伸手一挽，朱红长弓流弦声响，矢如流星。

无电光闪亮，比电光迅捷。

咻一声，高城城楼上，锦衣铁甲的男子，眉心血花迸溅，无声倒下。

惊呼声淹没在万军鼓噪之中，城下铁甲如浪，欢呼上前，瞬间席卷黄色大地。

唯女子立于原地马背之上，任黑色军队浪潮从身侧卷过，身姿纤弱而不动如山，目光平静却淡淡苍凉。

良久后，她缓缓抬起手，对着城楼上方孤独飘扬的黄龙旗帜，微笑。

“儿郎们，你们谁能把那面旗，今日晚间拿来送给元帅擦靴子？”

嗷呜一声，黑色铁甲大潮越发汹涌凶猛，宛如野兽出柙，所经之处，皆带起血雨腥风。

……

秦长歌瞥一眼，微笑：“这个我好像知道。”

言下之意，阁下你最好给点有意义的东西，要知道我的时间很宝贵的。

呜呜……鬼使抹汗：“上仙……有关联，有关联……”

再一划。

销金罗帐，春风过十里沉香。

未掩好的朦胧纱幕里，隐约女子曲线玲珑。

又有男子，声气粗重。

“卿卿……你真好……”

女子娇笑声如鸣莺，如黄鹂，如玉珠落玉盘，声声清脆，声声旖旎。

“好……好在哪里？”

“哪里都好……”

女子一阵吃吃而笑，昵声问：“比她好？”

一阵沉默，良久，那男子声音闷重：“她……她是谁？”

……

秦长歌瞥一眼，嫌弃。

“这镜头，像素太低。”

言下之意，她老人家都看不清楚是谁，你还好意思拿出来？

鬼使跺跺脚，牙一咬。

挑衅可忍，蔑视不可忍！

再一划。

紫阙宫室，玉屏迤逦，屏后榻上，两人对弈。

水晶棋枰，白玉黑玛瑙，各为黑白子。

左首紫衣妇人纤指微移，啪的一声，恨声道：“叛国。”

右首男子轻轻笑着，一袭长衣烂漫华锦，竟穿出女子也不能有的风情，桃花眼流光溢彩摄人心魄，黑子幽光璀璨，执于他如玉指尖，却远不及他眼神幽深难测。

“那可不是街头卖艺女，那是我西梁开国皇后，立国者叛国，谁信？”

“那你说？”

男子指尖微弹，黑子带起幽光一抹，射于棋枰之上，牢牢镶嵌。

“与其叛国，不如叛情。”

……

秦长歌眯着眼睛，默默看着那对男女，良久，笑了笑。

“他两人竟然会有此密室暗谋，真是世事多奇啊……”

转头盯着鬼使：“听说，地府里的记忆，是不会带入阳世的，既然我看了也会忘记，那为什么还给我看这些？”

鬼使掏出手帕，颤颤擦汗……这个这个，叫我怎么说？难道直接告诉您我们觉得您太懒，现代里穿越了一遭，只怕早忘记西梁前生里的恩怨，未必肯花心思去报

仇，到时候罔顾天命，弄得个不可收拾怎么办？

看见这些，也许能激起这位姑奶奶的愤慨怨恨之气，带着怨气去投胎，重新翻覆棋局，也好早早把事儿结束了回天庭？

好在秦长歌并不追究，只是懒懒道：“别浪费心思了，我虽然懒，但也不喜欢被人欺负，欠我的，我自然要拿回来。”

她微微笑，轻声道：“好好活着啊，你们，千万不要死得太早……”

鬼使的鬼爪抖了抖。

秦长歌已经漫步踱前。

缓缓绕着宫女们转了一圈，她温柔微笑的颜容上看不出什么怜悯之色，自然，秦长歌的字典里是没有“怜悯”这个词的，如果有人问她，她一定很无辜地问你，什么叫怜悯？能吃吗？能用吗？

凡界历劫这数十载，其间的起伏颠簸波谲云诡，生死一线恩义相负，给她的折磨和历练，较之简单散漫千年一日的仙界生活，不知惊险了多少倍、冷酷了多少倍，前生里那些锦绣荣华，诗酒唱和，兰麝齐芳，钟鼓遏云……那些呻吟的灵魂、漂杵的鲜血、无辜的生灵、凄厉的面容……她早已来过，经过，看过，而且看得，太多。

纵然历劫时她忘却仙身，不过一介凡人，可这十丈软红浮华艳饰，再也不能蒙蔽重生者的通透眼眸。

仍然微微笑着，秦长歌随意一指：“那就她吧。”

鬼使凑过去一看，傻眼。

“上仙，您您您，怎么选了个这货色？”

“嗯？这身子不好吗？”秦长歌眯起眼，仔细端详那瘦弱的女子，不过十五六年纪，苍白荏弱，身姿纤秀，淡眉如烟笼雾，睫毛细密如丝，很好啊。

纵及不得她本尊以及在这皇朝前生的无双国色，也算不错了，最起码，她看着很顺眼。

“上仙……这宫女本身没什么不好，只是她老家是云州人氏，上仙想必还记得，您的前身，西梁皇朝睿懿皇后的出生地。”

秦长歌秀眉一扬：“云州。”

“是的，皇太后自睿懿皇后薨后，便下了懿旨，云州女子入宫，永生为奴，不得封妃。”

“哦？”秦长歌讥讽一笑，“是吗？”

“上仙，”鬼使以为秦长歌意动，殷勤推荐，“换这个吧，这个出身不错，容色也更佳。上仙，您这次投胎是要了却恩仇的，如果您在这宫中不能封妃，哪有力量复仇，若您这一世误了事，您只怕不能及时回归天庭……”

似是想起了什么，鬼使又补充：“上仙，为了使您心无旁骛历劫，您投胎后，留存的记忆仅限于您在凡间经历的那两世，至于在地府的记忆和您的仙家身份，都会在投胎的刹那被抹去，啊，刚才我给您看的那一幕，在必要的时候会安排您知道……所以您有必要挑选个好点的身体……上仙，上仙？”

秦长歌收回仔细端详那女子的目光，茫然转过头来：“啊？”

鬼使狂汗……说了那么多，人家根本就没听……郁闷啊……

“上仙……你想好换哪个了吗？”

“哦，不用换了，本上仙觉得，她很合本上仙的磁场。”

微笑回过头来，秦长歌解释：“我在现代的那一世，老师告诉过我，磁场就是那种可以用来解释很多难以用科学阐明的怪力乱神现象的东西。”

……

仰天、长叹，鬼使泪如雨下……做鬼以来最苦痛之事，莫过于遇见穿越过后的秦长歌！

第二章

西梁

午夜，凉风，外加一轮惨月。

有云，极其稀薄地在青色的月边浮游，缓慢而又迅捷，丝丝缕缕，似纤细女子臂上云肩。

秦长歌睁开眼时，看见的便是这番景象。

她所卧的位置，在一个狭窄的小窗口边，夜风带着微雪般的寒意呼啸而入，吹起她黑色的刘海，现出光洁的额头，额上，一朵小小的三叶花若隐若现地绽放。

举起酸痛的手指，轻轻抚了抚唇，触手所及，是枯干而微带裂痕的肌肤，秦长歌就着月光看了看指尖，毫不意外地发现一抹淡淡的血痕。

这个身体……还真是备受摧残啊。